

当今中国正处急剧转型期
也许我们很多人需要重新定位
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处在边缘人的位置



边缘人语

张爱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张爱平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原是光明日报记者，现为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她曾负笈远航美国，又义无反顾
翩然东归。回国后，她决心改变自己，半文半商，亦
文亦商，开始了新生活。

边缘人语

张爱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缘人语/张爱平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1.6

ISBN 7-6059-3847-9

I. 边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5158 号

书 名	边缘人语
作 者	张爱平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烁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中租胶印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99 千字
印 张	9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4000 册
书 号	ISBN 7-6059-3847-9/I·2965
定 价	16.80 元



一个不安分者的自白(自序)

又该为自己的书作序了,心头掠过一阵欣喜。这是自己的笔跟自己的心最为亲近的时刻,能够体尝写其他文章无法享受的自由挥洒,笔到意随。我知道,像我这样下笔谨慎、产量不丰的写作者,一生中这种机会不会太多。

前两年,读到萧乾先生关于序跋的论述。他说:“我认为写序跋既是一本书的作者对读者应尽的义务,也是他(她)自己应享的权利。……我一生出书,从不请人替我写序,同时,也不放弃自己可以发挥一通的机会。……这样的自白将比集中其他创作更具分量及价值。”此前,我虽然认识不到如此深刻,基本觉悟还是有的,在朋辈一片请名人作序的热闹中坚持自作序,并作出了与萧乾老相同的心得。

时间——流动着的历史。我有幸,不单单以躯体生活,还能以笔生活,能为自己生活其间的历史留下一些文字上的痕迹。我赞成这种说法,人生不是以自然时间而是以某种生活状态计算的。本书收集的 51 篇散文随笔,是我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四五年创作的。这十年,时代风云变幻,个人命运跌宕起伏。负笈远航奔赴美国,又义无反顾回到北京。从中直机关干部一变为自由撰稿人、文化经纪人,从纯粹的记者、文化人到一只脚下



到“海”里。落笔为文，记下真实的心路历程，真实的时代投影。这里有我感悟到的命定人生，目睹的斑斓社会，遥远的海外掂思，化不开的文化情结，浓郁的至爱亲情，甘苦参半的女性所有。义与利，情与理，父女情，夫妻情，母子情……写下叫我感动、喟叹的人生百味，吟唱自己心中一曲曲无谱的歌。

古希腊灿烂文明的精髓——发扬个性，成为当今西方文明的源头。把个性的独立看得大大高于身份地位，得到世界越来越多人的首肯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国大于家，整体大于个体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。受这片土地滋养的本人，偏偏个性十足，笃信鲁迅先生力倡的“人各有己”，从不把自己当成会说话不会思想的“齿轮”、“螺丝钉”，弄不懂为什么“党的需要”就一定是我的志愿。为此，年轻时曾屡遭顿挫，大吃苦头。好在，临近“而立”之年，欣逢国家改革开放，与世界接轨，人的价值、公民的选择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。

这十年，我个人的生活状态大转折，更是社会的急剧转型期。面对千变万化、躁动不宁的世界，早先固有的磨道不再是惟一的选择，不少人意识到再次定位的必要。一个有作为的人，不应该把自己困在某个既定的驿站，他需要更新和蜕变。“生活就是知道自己的价值，自己所能做到的与自己所应该做到的。”——雨果如是说。不安分的我，不愿重复自己，总向往着体验不同的人生，去过崭新的生活。如今社会这么活跃，路这么多，错过了岂不遗憾？人是不能走出历史的，从根本上说，人人都是囚徒。中国又有一句老话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”人生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，知道今夕何夕，身在何处，该舍弃的就舍弃，该跳跃的就跳跃，来不得犹疑。其实，梦想就是归宿。一跺脚之间，由过去的我变为现在的我，新生活真的开始了。



以社会人的身份广泛介入社会，头顶上的天空骤然开阔。撰文著书，写电视片，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做保险代理，搞企业形象策划，到中华慈善总会志愿服务，接洽文艺演出，协助丈夫经营经济实体，间接学习经商之道，接受市场观念……去年，由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，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，共1838个职业。我评估了一下自身，只能跻身于第八大类，即“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”。这期间，公有制单位曾频频向我招手，均被我婉拒。在同龄人及比我年少者纷纷下岗之际，实在有点儿不识抬举。我只是认定——“自由价更高”。

当功利人生几乎成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时，敝人仍把“求道”视为自己的人生目的。然而，求道、乐道而不安贫。既要生存，又要理想；既沉稳务实，又不忘浪漫情怀；既要创造生活新品质，又不能容忍文化迷失。不管文学是处于中心化还是边缘化，我始终把写作当做认知世界和阐扬个体生命的最佳方式，将文字认做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。除去公认的对社会的责任意义，我以为，以精神创造获得无上欢娱，也许更是它的魅力所在。“人以适意为悦，乐莫善于如意”嘛。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，不能搞团体操，非张扬个性不可。真正的艺术无不来自真实的自己。今天，我把心放在生活中，回应时代和社会的认知，在生活状态上超越了自己，发现了新的刺激，活出了新境界，遂产生出不同以往的新作品。

这几年，不时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问我：“你好端端的当着记者(80年代曾擅名一时)，为什么不干啦？”一脸的不可理喻。这么大的问题岂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？但愿我的这本集子好歹能给他们一个像样的回答。



新世纪的曙光赫然在望。已届中年的我依然贪心不足，渴望再次创业，渴望焕发第三度青春。或许，在我的下一本书里能够看到——我企盼。

张爱平

2000年10月18日

于北京层林尽染之秋色中



目 录

命定人生



一个不安分者的自白(自序) /1

当了十来年记者,开始考虑

出路、退路 /3

安居方能乐业 /7

还债的“乐趣” /14

追求精品人生 /19

我当自由撰稿人 /26

边缘人语 /42

学会寂寞 /46

回 忆

——生命的阅检 /50

立志在中年 /55

中年心情 /61

生命的沉思 /66

英语不了情 /69

年过“不惑”去学车 /77



斑斓社会



呼唤英雄 /91

何必疏离自己 /94

盛夏,列车停开 30 小时 /97

婚 恋

——古老话题对谈 /101

中年人再婚的烦恼 /104

聚会滋味 /109

友情,当止则止 /116

生与死,绕不开的话题 /121

归于一派浩瀚 /124

海外掂思



留守者说 /129

不选择留在美国 /136

荧 屏

——海外儿女眼中的祖国 /141

该给外国人看什么? /144

文化情结



西藏的神韵 /151

体验美好情怀 /163

再访呼兰 /166

看奥运,活出一份好情趣 /170

共享足球 /172

当手不能操笔时 /175



	最苦是写书,最难是出书 /179
	头一回签名售书 /184
	客串编书 /188
	年根赶文章 /192
	写作也是健身 /195
	好一个《绍兴师爷》 /200
	坚持求道人生
	——读田青《历史的性别》 /204
	打开心灵之门 /208
	吃时见佳(家) /211

至爱亲情



	暖流在这里涌动 /217
	纪念,为的是不再发生
	《1998 中国水灾》大型摄影画册前言 /221
	生活原本如此 /225
	寸草何以报春晖 /230
	回报养育情 /243

女性所有



	家庭之于女人 /251
	怕儿子长大 /256
	向孩子躬身学习 /261
	不能太在意孩子 /266
	我与小儿 /271

命 定 人 生

本书作者说

她喜欢贝克啤酒的一句广告词——“听自己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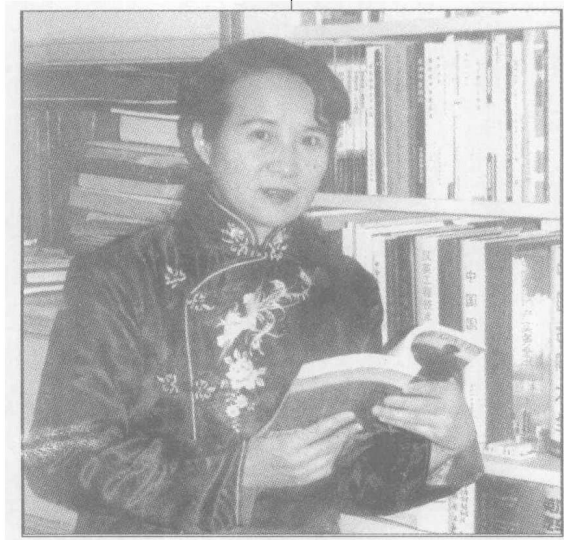
人活到一定的年龄和层次，或许会愈加注重自己的心灵，直面自己的心灵。

在美国，她重新校定了人生。

“涅槃”后，新我取代了旧我，成了个不易界定的“边缘人”。

人生，

大概就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更替。





当了十来年记者， 开始考虑出路、退路

时代发展得太快了，即使平凡的人也会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叫人惊异的变化。

只是五年前，在收入《中国女记者》一书中的自传文章里，我写道：“从事的职业能够与个人理想、爱好完全合拍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。新闻工作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合适的舞台。”并表示愿终身致力于这“令人醉心的职业”。写得那么真诚，那么坚定。而今天，干了十余年记者，新闻在我心中已然褪去了炫目的光彩，我对它的虔诚也大打其折扣，几至感觉走到了尽头。细想想，其因无外有三。

行业的无奈。以一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》协动天下的时代再也一去不复返了。再深刻、再尖锐的新闻作品也难以振聋发聩，乃是不争的事实。该呼吁的都呼吁过了，该解决不了的还是解决不了。至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发挥新闻的社会监督作用，又谈何容易！动辄掣肘的层层审批，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。讥弹时政、针砭世俗、普救众生种种，许多时候不过是痴书生的一相情愿。不能不承认，我们原来把舆论的作用看得太高，而忘记了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”，何况是面临商品大潮、市场经济。行业日见萎缩，为了经济效益，捧场、凑趣，甚至逼良为娼，不得不以花边绯闻取悦于读者。莫如说，走俏的“周末



版”、“月末版”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新闻社会功能的一种讽刺。

记者的尴尬。记得十年前,曾为不少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四处奔走,我心里着实充满了“为民请命”的使命感、自豪感。十年后,不再有多少人把报纸当“青天”了,(那种包揽诉讼的现象也并不都正常)。记者头上“仗义执言”、“主持正义”的光环黯淡了,相反,不少记者自己倒坐在了被告席上受审。对重大事件的支支吾吾,对老百姓激愤的默不作声,吃吃喝喝、千稿一律的新闻发布会,每每叫我生出一种职业的羞耻感。我推崇斯诺、范长江、罗伯特·卡伯、法拉奇。我和我的很多同行都不乏献身精神与业务能力,而解放后四十年为什么出不来名记者?是我们的整体素质反不及前人吗?为了一篇说真话的稿件问世要上下迂回,虚与委蛇。为评职称、晋升、分房子,多少人斗得死去活来。放开物价后,靠工薪、稿酬过活的老记们,又实实在在领教了生存的危机。只会文字上、口头上“玩潇洒”,骗自己都不信!

超越的渴望。曾经被某些人视为“异己”,在政治性很强的中国新闻界,你肯定难以动作,更不要说无所顾忌地发展了。再则应当承认,新闻是一个年轻的事业,年轻人的职业,君不见,多少失去了敏感、锐气的老迈新闻官不是只能充当年轻记者的绊脚石吗?所幸的是,在80年代中期,我的职业兴奋期与国家的改革开放上升期相重合,得心应手地驰骋了一番。现在,我越来越不能忍受旧体制下的刻板、无变化。同时,人到中年,不再满足于报头刊尾的露脸、评上好新闻、得了什么奖,不甘于总是描摹别人,记下别人做的什么什么事。丢掉零敲碎打、隔靴搔痒,去潜心写一些较深刻、有历史价值的东西。与其总在抱怨脑体倒挂,等着救世主来解救,不如去做点于社会有益的实事。只有解放自己,才能解放全人类。



走为上计。在一定条件下,固守无益且有害。解放后,面对重重文字狱,文章写得绝好的沈从文先生不再“从文”,转而研究服饰民俗学,照样成一代大家。连最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先生,在“风雨如磐”的年月里,不是也有面壁六年钻研古碑帖的经历吗?新闻的窘迫,原因并不都在行业本身。大环境的某些禁锢,政治改革的滞后,皆非个人能力所及。改革不可逆转,改良亦不可或缺,有些时候,还需等待旧事物的自然消亡。我坚信,只要中国改革开放大政不变,新闻业迟早会放出它特有的光彩。然而,具体到个人,“人生忽如寄”,须臾发成丝,生命是短促的。个体生命存在的本质属性便是它的有限性。人的一生,除去生长期与衰老期,能干事的年头本来就不多,而女性担负着两种生产任务,天生的家庭主角,用于社会公务的时间更显得短而又短。生命是无权浪费的。与其无奈地等待,不如转换角色,寻找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位置。在欧美国家,一个人一生换许多职业,甚至到了老年仍改行,都被视为是正常的。我们这里,毋庸讳言,多少年来在择业观上也存在着“从一而终”,很少有人在心里提醒自己:“我只能活一次,我应该尝到更多的新鲜的滋味,我应当珍惜冒险的机会。”

去年夏季,应约去深圳采写一家大型股份制集团的报告文学,我借此缕清了特区建设的脉络、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,粗知了股份制、股票、房地产。在深圳、海口,偶做“探海”,市场竞争、商战大潮热浪灼人,给我以前所未有的冲击。生活经济化,经济社会化。经济乃今日社会当之无愧的主角。似香港的梁凤仪女士在商言商,下海写海,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谁也不能否认,文化事业(包括新闻)终归都要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,只是早晚而已。

古希腊戴尔菲城神庙里一块碑铭上有一句箴言:“你要认识



你自己。”人皆因时成事。我以为，目前的生存状态已构成我突破、超越自己的一种桎梏，另辟蹊径无疑是明智的选择。感谢新时代的到来，我们不必再像前辈那样无谓地“殉道”，一生只听从“党的安排”，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。何况，我要的是事业，而不是职业。从根本上说，写作并非职业，它是一种习惯，一种爱好，一种心灵的驱使。在编不在编并不重要，特别是在各种媒体骤增的今天。不再为衣食而奔忙，摆脱了单位所有制，去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，记下这一切，依旧是记者——生活的“大”记者。或许，那时，我的笔会更活跃，更感人，更自由，比在职的时候更称职，也未可知。

十余年记者生涯，北上松嫩平原，南下琼崖海岛，西去世界屋脊，贮下了一座宝藏，终生将受用无穷。今天，我冷静地审视了以往和现实，写下了这些话，权作是与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的告别辞罢。

1994年2月



安居方能乐业

每次外出,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,我只要找到适意的旅馆、住处,对异国异地便会生出认同感。可见,人必须有安身的空间,生活才有了落脚点,更不待说人生旅途的“长期旅馆”——家了。有统计说,人的生命的五分之二是在家中度过的。房子不啻是人的半条命。于是,“居者有其屋”成了人类最原始而又最切近的理想,世代代为之奔波不已。多少人一辈子就为了分一套房,别管是拼命向上钻,还是拼命想保住官位。平时和颜悦色、文质彬彬的,到了分房的关口却全是当仁不让,你死我活。不少西方国家的购房是分期付款,最长三十年付清,也差不多是一生的辛苦了。

小孩子很少有嫌房子小的。在儿童眼里,一张八仙桌底下就足够两三个小伙伴玩耍的了,一张大床上尽可以翻跟头、劈叉。三十年后,我重返京城城东那个度过童年时光的四合院。发现原先记忆中小广场似的院落不过是个丈余宽的小天井,大门外也不是什么大马路,乃勉强并排走两辆车的小胡同而已。

70年代初,父母亲双双下干校,我和妹妹在京留守。两间房里,只一东一西摆着两张单人床,床头是个人的小衣服卷。一张书桌兼餐桌,两把木椅,一小书架书,一只竹躺椅还不敢拿出来,怕别人看见说“奢侈”。屋子空空荡荡的,说话都有回音。墙